

高僧傳卷第七

伊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四

宋

竺道生一

釋慧叡二

釋道亮二十一

釋梵敏二十二

釋慧嚴三

釋慧觀四

釋道溫二十三

釋曇斌二十四

釋慧義五

釋道淵六

釋慧靜八

釋僧鑑二十六

釋僧弼七

釋慧靜九

釋僧諒十

釋法猛二十八

釋僧苞九

釋慧靜十一

釋僧諒十二

釋法瑤三十

釋曇鑒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慧通三十二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爲廣戚令鄉里稱爲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雋思奇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間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訓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群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

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爲名生旣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福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間道生旣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

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
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
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
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
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
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
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
理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于時
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
爲邪說譏責憤滋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

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
於現身即表癟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
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
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
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號
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
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
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
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旣獲斯經尋即講說以
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

升于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悅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眞嚴觀窪流得慧義慳惄進冠淵于嘿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

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一一名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内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詩

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清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彌至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音譯詰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入關從什公誥稟後適京師止于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爲師尋三乃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禮

聞來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爲愧乃入寺虔禮祗奉戒法後以貂裘奉叡叡不著嘗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雇三十萬叡曰雖非所服旣大王所施聊爲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詢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叡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群

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

伊七

五

尤密每見弘讚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厝懷而復不敢立異

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遏戒浮俗無傷弘獎者迺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懼以闕薄貽玷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

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
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顥庾亮王蒙謝尚郗
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
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注孫綽張玄殷顥
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
之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
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闢濬淵遁崇邃皆亞迹
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
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惠
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

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與何
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適趙
二石減暴靈塔放光符健損瘧故神道助教
有自來矣而蕭摹所啓亦不謂全非但傷蠹
道俗者本在無行僧尼而情見難分祛取未
易金銅土木雖靡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
得頓絕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
伊七德音實亦用夷泰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
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
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

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
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
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
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
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及
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頽延之著離識
觀及論檢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
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
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
嚴佛國將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

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
八寸爲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
爲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
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曆難
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勑任豫受焉大
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踈簡初
學難以曆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
伊七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
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
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

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誠厲後

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時方夢嚴以爲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厝通無地雅顧盼四衆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迺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

大小品焉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詢惠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迺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爲務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惺寺使夫荆楚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

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勑與西中郎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

通十誦博採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

伊七

八

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

諸朝士賦詩觀卽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

伊七

八

時瑤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欵

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頗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讚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有僧馥者本醴泉人

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蔬食節已故晉陵公主爲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說云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一錠爲信遂徵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

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
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挂
杖將義往壁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
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即於廟所石
壇下得璧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錠此瑞詳
九
之宋史義後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
祚禮遇彌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
寺以義德爲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
至因爲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
達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

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
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
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
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
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
憂因勸泰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爲幽冥
之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泰第三子晏
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以爲憾遂
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糺訟於視聽
義迺移止烏衣與慧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

年終於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曄後染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爲宋文所重

釋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顧使終古積滯渙然冰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爲物軌勑居寺任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

諸經及莊老俳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爲性傲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爲致禮淵怒之彰於顏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昇獨搨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

伊七

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顏延之及宗炳難駁二論各萬餘言琳旣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者即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
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竭有
深思什加賞特深使頒預參譯後遊歷名邦
備贍風化時有請弼爲寺主弼曰至道不弘
淳風日繩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且
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郢十
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
遜遠挹風名遣使通敬覲遺相續後下都止
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
卒春秋七十有八矣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
徐充容兒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
道經亦解邁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
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
不諶有諶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力
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賓無不畢
集誦法華小品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
品旨歸及達命論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
伊七
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

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餞至第一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趺坐驢輞於戶外高座舉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

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云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及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爲說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渙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

時瓦官寺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

當時爲宋高祖所重勅爲僧主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

興弱冠方出家復精練三藏爲北土學者之
伊七

十二

宗後過江止京師鏞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

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

止閑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
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

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無
繚幣後卒昌孟顛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

之率衆翹勤禪禮無輟看尋苦至遂迺失明

而策厲彌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譙國
戴顥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遊

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
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

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
夢見一臺數人捧之間何所去答云迎詮法
師明日果卒縣令阮尚之使葬白土山郭文
舉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
及高士戴顥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

文張敷作誄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爲師
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究群經兼善數論聞
什公在關杖策從學什常謂鑒爲一聞持人
伊七後遊方宣化達自荊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
順厲行彌潔常願生安養瞻觀彌陀後弟子
僧濟辯往上明鑒云汝去迺佳恐不復相見
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叙無常
言甚切至既夜各各還房鑒獨留步廊下至
三更沙彌僧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

來至明日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平坐
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卒身體柔軟香
潔倍常因伸而殮焉春秋七十吳郡張辯作
傳并讚讚曰披荔逞芬握瑾表潔渾渾法施
弗繙弗涅煒曄初辰條蔚暮節神遊智往豈
伊寶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惠龕東
州釋惠恭淮南釋曇泓東轍山釋道廣弘農
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是何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
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萬言止

廬山凌雲寺學徒雲聚千里從之常捉一杖
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燭徹亦頗有香氣
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關詣羅什捉杖自
隨什見大驚曰此杖迺在此間耶因譯其字
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興後得

羅什道教隆安後以杖喚外國僧波沙那那
齋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釋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
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絕倫未及具戒
便精往復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

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而至什大善
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興謂成曰馬
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
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
姚祚將亡關中危擾成迺憩于淮南中寺涅
伊七

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顏延
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彌晨成乃著實相
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
時中寺復有曇罔者與成同學齊名爲宋臨
川康王義慶所重焉

釋僧舍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天文算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靈味寺欽舍風軌請以居之舍勗眾清謹三業無虧後西遊歷陽弘讚正法江左道俗響附如林時任彭城函著無三世論舍迺作神不滅論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更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華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江大闡經法瑤瑤顏竣時爲南中郎記室參

軍隨鎮潯陽與舍深相器重造必終日舍嘗密謂竣曰如今識緯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無疾忽告衆辭別至于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舍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云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陽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間曰寧有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

其本心繩墨鎔鉤更唯匠者遠曰君能入道當學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遍學衆經尤精般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板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詣遠律禁管絃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爲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爲違法由是乃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辭旨明析聽者無以折其鋒遠謂之曰向者勍對並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

師發軫能爾良爲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晚移琵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詁等並從受戒法延請設齋躬自下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爲造墳壘時荊州上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勅下都稱疾不赴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塵

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塵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

伊七

十六

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

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選吳興入故章峴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詢此經有幾卷師欲試

之乃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爾時無盡意故知爾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華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男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叢見而奇之問曰

伊七十七

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爲法師作都講叢曰君方當爲萬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治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既素

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真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僞主蕩清關內既素藉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答曰明公盜一九有鳴鑾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矜旆東歸留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留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爲西虜勃勃赫連所逼出自關南中塗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過於中路謂追騎曰劉

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群寇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竄于草會其中兵殷宏卒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爲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昇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鑿礎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昔悲不

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即勅於瓦官寺開講維摩而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爲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爲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栖惶者哉因潛然泫淚四衆爲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土瓦礫便爲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磽春秋九十有六時有

伊七

十八

沙門僧因亦當世名臣與導公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導公孰愈答云吾與僧導同師什公准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子僧音僧威等並善成實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十餘年嘗行梁州道汪爲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獲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

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于成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群確焉難拔近聞梁州遣迎承教肯許去閩境之論僉曰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今四輩有憑也悅即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

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勅令迎接爲中興寺主汪乃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窺人世後劉思考臨州大設法祀請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靖何以虧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鑄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爲僧主助衆清謹白黑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願命令闍維之劉思

考爲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汪已逝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爲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闇並戒德高明疏食誦經苦節通感闇學兼内外尤善談吐吳國張裕請爲戒師云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都進業解兼内外偏善涅槃初住治城寺顏延

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荆山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攜與同行因栖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華臺後憩東仰山處處磬遊並以弘法爲務年過知命志節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

伊七
二十

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爲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遊刃後憩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

往諫晦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山終身不出晦乃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雙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迺著顯驗論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

超絕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

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

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
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

伊七

十一

衆經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

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
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

伊七

十一

爲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

苦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藥云

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

苦即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闡隴長歷彭泗

內外經書皆闇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
謝莊張永劉虬呂道惠皆承風欣悅雅相歎

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紐

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丹
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籥者本上黨

人善涅槃經爲張暢所重

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謐之後也

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達

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
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汙學徒並
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溫
講還邵問溫何如敷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
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
謂溫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
檀越乃以桎梏誘人即日辭徑江陵邵追之
不及歎恨孝建初被勅下都止中興寺大明
中勅爲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
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

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于時寺旣新
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
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
檢問門防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神人溫
時旣爲僧主迺列言秣陵曰皇太后睿鑒沖
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衿至境固以聲藻
伊七宸內事虛梵表迺創思鎔斷抽寫神華摸造
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宇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
講訖今月八日覲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
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

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席悚愧遍筵肅慮以爲明祥所賁幽應攸闡紫山可覲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徇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訣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尅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陞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爲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墻故以天安爲寺稱神基彌

遠道政方凝九服咸泰萬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即言郡時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爲天安寺以於厥瑞焉溫後累嘗講任稟味之賓填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爲之語曰帝主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爲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曇亦數當元匠嵩亦兼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

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禪爲師始住江陵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冷聽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詢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瑤研訪汎淹勝變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雜心既遍歷衆師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窺其妙融洽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

鄧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袞皆至及孝建之初勅王玄謨資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之徒苦相讐校斌旣辭慄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試之斌不爲屈粲迺躬自往候粲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以高之後請爲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詢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學

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
敍林

釋慧亮姓董先名顯亮爲東阿靜公弟子少
有清譽時人呼靜爲大師亮爲小師雖年望
未逮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

伊十

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

十一

何園寺頽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
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
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大集簡閱義士上首
千人勑亮與斌近爲法主當時宗匠無與競

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
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
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弊不
受迺身自負土種植松柏廬于墓所泣血三
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關隴尋師
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
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門之師後東友
始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
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

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欵宋
世祖藉甚風素勑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
法聚聽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毗
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
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
廿七
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爲謝靈運所重常共
遊尋竦亡後運乃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逮之第四子也少
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
稽首一面伏膺爲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

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憩冶城
寺宋孝武勅爲湘東王師苦辭以疾遂不獲
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是智斌沙門初
代曇岳爲僧正斌亦德爲物宗善三論及維
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攝豐時人讒城
云爲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
爲明帝仍勅瑾使爲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
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并車輿
吏力凡諸外鎮皆勅與瑾辦四方獻奉並問
僧正得未其見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

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爲禪慧栖止及明帝
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
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
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匡諫恩禮
遂薄時汝南周顥入侍帷幄瑾嘗謂顥曰陞
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
復益妙理深談彌爲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
近情禮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
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顥及殷洪等說
鬼神雜事以散曾懷顥迺習讀法句賢愚二

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
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
宥蓋瑾之所因爲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
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曇度續爲僧主度
本鄉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等世祖太
宗並加歎賞及少帝垂禮度亦行藏得所舉
動無忤止于新安寺同寺又有釋玄運者亦
伊七
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升堂問道十六
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矚風
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

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爲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于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爲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于建陽門外勑猛爲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世望可目寺爲興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工畢勑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袞齊至猛神韻無忤吐

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輦各一乘乘輦至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徽三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惠鸞惠敷僧訓道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譽抑亦次焉伊七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

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于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顥守在會稽藉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緣伏膺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稽邑還紹法化以大般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跡躡累加講說凡經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爲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

希冥益進爲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關中寇亂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于稽邑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蒼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釋法瑤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萬里宋景平中來遊究豫貫極衆經傍通異部後聽

東阿靜公講衆屢請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

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

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法

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三吳學者
伊七

廿八

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

大明六年勅吳興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
新安寺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鑾
舉降蹕百辟陪筵瑤年雖栖暮而蔬苦弗改
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光徵中卒春秋七十
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善淨名十住及莊老

又工草隸爲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

釋道猷吳人初爲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
亡後臨川郡山乃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

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
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翌宣遺訓凡有五

卷文煩不行宋文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
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出
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
悟時競辯之徒鬪責互起猷旣積思參玄又
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

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勅住新安爲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爲兩卷今

伊七

廿九

行於世時杜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爲學者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諸經立不空假名義

海徐湛之陳郡袁粲敬以師友之禮孝武皇帝厚加寵秩勅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爲友袁粲著還顏論示通難詰徃反著文于世又製大品勝鬘雜心毗曇等義疏并駁夷夏論顯證論法性論及爻象記等皆傳於世宋昇明中卒春秋六十三矣

高僧傳卷第七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雋氣虛玄止于冶城寺每麈尾一振輒軒蓋盈衢東

永樂北藏

高僧傳

第一四七冊